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三八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重要通知

各分社、記者、特約通訊員、通訊幹部工作同志：

為使發放貸款，是當前工作中，準備春耕中的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希望認真進行發放九十萬萬貨款的決定（見本報社論〈見二月二十八日本報〉）的方針與精神，抓緊進行採訪與報導：

（一）各地如何發放貸款，貸給哪些人；（不是單純的統計數目字，要有具體村名、人名、貸給月日），及其生活狀況等介紹（包括貸款後）。貸款幫助貧苦群中，群衆對此有何反映，意見等。

（二）發放貸款中，對大公無私，認真負責的幹部，應予表揚，如發現某些幹部有貪污舞弊，存在包辦作風，應予揭發，予以批評，以便決定處理。

（三）報導發放中的問題及經驗，報導實際的問題及經驗，以具體的經驗，以便各地及時交換經驗，推動工作。

本報編輯部
晉綏新華社
三月一日

崞縣南大常農民團結起來
向地主要約鬥爭勝利

（崞縣訊）南大常土地改革告一段落後，由於前次清算中未向地主把契約要出來，農民對已得土地大都抱着懷疑態度，個別農民亦曾自動向地主要過契約，但始終無效，這次農會決定「全體農民團結起來，向地主作退約鬥爭」，一百二十多個農民堅決地參加了鬥爭。一月八日月夜，羣衆在村公所門前集合，農民的口號是「消滅封建剝削」「契約是我們的」「我們要約」，「要不出約來決不散夥」，農會秘書問大家：「地主不給約怎辦了」羣衆齊聲說：「和他鬥爭！」同時反覆動員後，羣衆一齊擁向地主趙新虎家中，地主趙新虎外號叫「灰菜薪仔」，此時卻偷偷地溜了，其母見羣衆力量大，只好把契約全部拿出來；在像在契約中發現有新寫的假約，這是趙新虎准備欺騙羣衆的，農會秘書當場向羣衆揭告假約，揭破地主欺騙羣衆的詭計。接着羣衆又擁向地主趙拍及趙恒家中，地主們不想頑抗抵賴，但羣衆不斷高呼：「快給我約來！」看到羣衆的聲勢浩大，也就不敢抵賴了，只好把約全部拿出來。貧農陳金海高興的說：「我以前要了幾次，都沒要出來，今天我才覺得了，團結起來力量大！」三家地主的契約要出來後，農會決定第一，小地主的契約，派人而知：「要他們給送來」；第二，開檢討會，於是羣衆又回到村公所。檢討會上，貧農趙存福說：「今天我才認識了地主們的心眼靠不住！」，貧農趙增說：「團結起來力量大」，大家一致認識「團結起來」，「窮人翻身發財」。此次鬥爭勝利後，農會會員由六十餘名增至一百二十餘名了。新參加的很多是中農。現正準備大生產。（李三元）

反抗傅頑統治
豐鎮人民展開游擊戰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豐鎮人民曾遭閻閥武裝保家團勒，反對傅作義建設統治。豐鎮城附近某村貧苦人民常二柔，因家產被傅匪抄沒收，在他六十歲的老父號召下，自動約集了十餘個親友，在雪日裏開始游擊戰，迎擊傅作義軍的搶掠，已消除敵偽特務的爪牙和馬匹來武裝自己。在他影響下，已有多中羣衆自動組織自衛武裝，並擊斃八元，準備了三把鍘刀，要捕殺村幹部，刀砍被羣衆發覺受到了懲辦，除夕八路軍游擊隊製入敵偽城，一老農自動引路，直到城邊，當勝利完成任務後，他又隨部隊回來，半夜全村男女老少，都放大炮歡迎。現在，人民武裝已發展到城郊，傅頑統治範圍已日見縮小，當地羣衆一見中共八路軍，一直活動到城郊游擊隊、武工隊到來，立即派出偵察，婦女幫助做飯縫衣。豐鎮人民普遍流行一句耳語：「八路軍快反攻回來了！」

投機份子韓巨富
假公濟私欺壓羣衆

（興縣訊）投機份子韓巨富，用投機從佃地主家錢，父親是個財主，韓某從小生意，終日吃喝嫖賭，抗戰開始前，混入革命隊伍，先後在興縣任過區長、市長、科長、一分區副專員秘書等職，調到北嶽，日寇投降後，從陸防局長。當他任興縣市長時，曾以低價買入城關南主李建唐門牌地址一段，去年他從北嶽給朋友來信，叫當地政府開放，說「小商給他修舖房子」，當時商人石富江等二人出資五十多萬修好舖房五間，買明五年後房歸原主。當韓從北嶽歸來，說「舖房不歸我，要大發脾氣，說要擴大收租」，後經羣衆說情，承認四年後給其重新修繕。另外，他帶回巨款，藉口修繕房子，實際給私人建築房子，民衆群說，用小米買來的石頭，他即搬去私用，主人出來阻止，他說：「公家的石頭就應該我用，我不是公家人嗎？」他修房子，將大衆修上飯門水洞內，水路被堵們，與此同時，他又把任事主任任王德和他…，因此了一頓，這一笑，然後他自己…，他給…大聲說：「我是大小是個機關，你們給我滾出去！」他以爭代表我們看見他們說出來，羣衆對這件事情異常憤慨。

民兵武裝十二人
擊退敵三百餘

（新華社晉中二十七日電）汾陽某村民兵、武工隊十二人，華縣搶掠僞閻頑保安團三百餘，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閻頑僞軍裝「法村」配合汾陽保安團一個營二百餘人，企圖往某村搶掠，該村民兵武工隊十二人，預先假伏於東門附近，待敵進村時，即以機槍手榴彈射擊，打死敵人二名，傷數名，輸敵狼狽退卻，我民兵乘勝追擊，又俘虜一名。（延點）

解放日報社論號召
粉碎蔣介石進攻延安陰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解放日報昨以「粉碎蔣介石進攻邊區的陰謀」為題發表社論：指出蔣介石已經十八個月的全面內戰，在政治經濟上正因為他的一系列措施而更深陷困境，惡化，他自己越到最危險的地步，又白白地葬送了七個師，美國帝國主義所迫令他撤掉他的主子美國的中心的六月三十日也已不遠，美國合國政府一的關係，天天在促使南京一改組政府、經濟各方面，都已陷入「進退維谷」的苦境。他為了企圖「延長」，苦戰，就投身於更加艱窘的冒險，就是想他攻延安從陝南、豫西、漢南邊區抽調軍隊，已有十一個旅的兵力，向邊區南線，並發五路攻陝甘寧邊區中心的關中分區，二月□日已侵佔了關中分區首府馬欄。社論指出，蔣介石的困難，比去年十一月嚴重得多，但是我們決不能肯定說他今天決不敢亂的打進邊區和延安來的，「狗急跳牆」，當帝國主義的走狗，當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一定要瘋狂地作最後一撲，因此雖然人民必須繼續三個月前的精神，保衛邊區，保衛延安而戰鬥。社論號召：在蔣軍已經深入邊區腹地的今天，我們應該檢查各地自衛準備，首先是防空，特別是其次是警惕的兩件事，是一是土地改革，發動群眾一切力量爭取自衛戰爭勝利的基本關鍵，因此是有戰爭，便越來要更加強而正確的，即是探取緊急措施，便重徹土地改革。其二是春耕生產，加緊準備春耕，繼續發展紡織，厲行節約，更要求得軍民的足食足衣，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神池三、四區
仍有公商高利採買農作物

（二分區訊）前鄉曾禁禁公商高利採買農作物，但神池三、四區一帶此風仍甚流行。現在四區後紅咀村的油坊公營商店，從去年臘月至今，在路家山、大小馬軍營及上八角等村，用布採買秋糧。全村不過二十幾戶的路家山即放出了四十二疋布，上八角放出五疋，小馬軍營趙如翻放給王亮一疋布（尺三寬，四丈三尺長），條件是今秋交大斗一斗，或交小米八大斗六升；放給王尚翻一疋布（一尺寬，三丈二尺長），約定今秋交翻豆五大斗五升，王尚翻說：「又新華商店（貿易局屬）自生湧（當政府屬）去秋在那一帶用布買糧很多，聽部份已予糾正，但不徹底。群眾要求他們算賬。可見此事在群衆中很有意見。

綏南軍民關係改進
從內地區到敵佔區

□□，今春冰消，附近房子有水浸起，縣主任曾向他說，不但不理，反而說羣衆欺衆，「我是縣府的秘書，你們管不着我！」群衆很不滿，郭市長約去相勸，亦未生效，羣衆不滿。去冬土地改革中，羣衆提出他曾經給公營商店做過買入四畝灘水地的手續，大家認為他貪污公款，內賠二十二個農民，當時十二個農民代表找他商談此事時，他還仰臥炕上，陪着三個地主欽酒。不但不接受羣衆意見，反而大罵羣衆，民聯主任任拿出同志和他談話…一笑，然後把他向上級報告，即向上級給予批評，上級詢問他提出檢討，並向羣衆承認錯誤。上月二十一日，百餘農民齊集西關街公所，要他講道理，當他提入會場時，羣衆憤怒異常，已壓制不住，齊聲高呼：「脫下我們的軍衣來！」羣衆不滿意他穿的軍衣，不給羣衆辦事，反而欺壓羣衆的積極分子。經民聯主任再三解釋，羣衆情緒才稍平息。韓某在會上竟花言巧語，向羣衆低頭，向羣衆求饒說：「我的土地、房子可讓羣衆處理，封建，要他出土地、房子，他無法給搬遷」，亦是房子的水洞我將堵塞。

（新華社綏蒙電）綏南八路軍恢復嚴整的紀律，原先在一個時期內曾擾民，從內地到敵佔區附近各村莊，軍隊都注重紀律，一人們讚揚的說：「八路軍是愛護老百姓的軍隊，到處幫東西，走到哪裏，哪裏就受歡迎。」（新華社）用膳偷組，想不到「我今年能過上好光景」某村一個農民說：「……到處受人歡迎，會宣傳。」（紀輸、翟五）

蔣軍高級將領
對戰局前途悲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一月二十九日論民主報一上海航訊一揭：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存在着極嚴重的悲觀厭戰情緒。該記者曾和政府某旅參謀長會談，談及他們厭戰的情緒之高，令人驚訝。彼稱：「實實在在，我們中校乃至將級長官，都很悲觀，今後除了不幸而戰死，或是被俘，就是交槍，不然就投降，繳槍不要命，就是傳令下的，也只能被迫留在陣地不走，則國軍去受罪的苦處，我們在陣地下的，也忍受不了，他那種孤獨被迫「放下槍，跑到中共那裏去」。可見中共的宣傳，而且日漸發展的事實，士兵更不必說了。」接着他談到一月間蘇北戰局，他說：「目前的戰局重心，已轉到魯南，政府當局拋出了最精銳的部隊，陳誠親自趕赴前線督戰，結果還是一敗塗地，「一個師」，快速縱隊」的兩個師，一顆兵，一個旅，俾使管理降了，傳說「槍餉」，可是陳誠大發脾氣，把各軍長官大罵，處分參謀長，第二，和平民黨，海的消滅下來。第二十六師和五十一師，不能不說是「陳誠」的一個結果，更驚人的是，殷殺的中間被打垮了，陳誠本人被俘，是陳誠對於金全軍覆沒的，令人十分痛心，聽說蔣和汪主席蔣介石親自打電報，他說：「他很同意這種作戰的一切，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報紙登了李宗仁也在呼號「寧為玉碎」，第三軍方面，十軍方面，把雄厚的兵力，已經完全打垮了，花園口堵口不久，火車皮又用來裝運軍隊，許多交通已經不能運行了，軍用交通完全斷絕，今天軍方手中所有的兵力已不過八九十萬人，因此軍隊的兵和軍隊已經到了的地步。」

簡訊

（神木訊）駐該縣家峪蔣軍一持槍隊一係由參抓之壯丁組成，時常遭受當官的打罵，二月十日一晚即逃跑六人，並高仁里原蔣軍亦於同日攜槍逃跑兩名，敵雖嚴加防範，但逃跑現象仍繼續發生。

要無賴頑抗公粮

惡霸康王生的陰謀失敗了

（興縣訊）一區青楊溝惡霸康王生，原有土地二百餘垧，抗戰後典出九十餘垧，自己一百三十垧，去冬土地改革中，將出典的九十多垧地退出來，從此就心懷不滿。徵公粮時，他故意將地名改了，本來在東備上有十二垧地，反說他說是在山蛋花峁（因那裏產量低），羣衆給他提出意見，他不承認，反而挑撥，說：「你們幹部四垧頂三垧，好地頂壞地，就不說啦！」羣衆不受他的挑撥，問他指的是誰？他着急了，大聲喊起來：「公粮不用徵啦，我一個人出吧！」會場被他搗亂了，羣衆很不滿意，要求開會鬥爭他，在羣衆大會上問他爲甚搗亂徵公粮，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他不承認錯誤，說大家咋唬他，激起了羣衆的憤怒，將他拉回家裏，要他將公粮拿出來，這時他弟弟出面，尤許負責報公粮。到了第二天，康王生夫婦撥拉擺復員軍人康中全，他說：「我挨打是爲了你呀，人家給你分的壞地壞房，我不同意，和人家結下仇才挨了打。」同時又引誘康中全：「他們不給你好地，我給你好地種吧。」這樣，康中全就被他蒙蔽了，他跑到村公所對幹部說：「康王生打得很厲害，你們不去看看，打死人要抵命哩。」村幹部知道是惡霸搗鬼，沒有理會，後來他和康王生的弟弟告到縣政府，說村幹部打人，並偏袒架把康王生抬到司法科。縣政府知道康王生是個惡霸，根據實情批評他，康王生知道陰謀失敗，就偷偷溜回青楊溝。村幹部對康中全受了地主利用，也進行了教育，他恍然大悟，將地主收買他的陰謀揭發出來，並承認了錯誤，同時村裏召開羣衆大會，用這些教訓教育羣衆，提高大家的階級覺悟。（郝森宇）

惡霸王平英等狡猾陰毒

支配村政欺壓農民

（本報訊）據「離石小報」載：離石縣幹會上檢討幹部思想，部份幹部對羣衆的生活與疾苦漠不關心，甚至有個別不良幹部受地主收買利用，出賣了羣衆的利益。會上以七區沙麻溝行政村爲典型展開討論：該村所屬屯里自然村惡霸地主王平英，以土地美女收買不良幹部，欺壓羣衆，敵佔期間王平英即掌握村政，離石解放後，村主任和各代表仍爲其掌握，並結合惡霸王雕辛（兒子在蔣政權時代當過區長），橫行鄉里。中陽縣民張探生豁種他山平地五十三畝，去春提出要減租，王不讓減，還要奪地，張探生去找村主任和代表，反被大罵：「你搗亂什麼，王平英出十幾石公粮，地要奪回自種，姓王的不種了你再種吧！」張又找農會幹事，農會幹事不敢給解決，說：「你村辦公的全是人家的人，咱一個不頂事。」張去找行政村公所，村公所推給村主任去解決。張探生有苦沒說處。王平英爲了反抗減租，向農民奪地，又和地主王平喜用種種辦法收買行政村村長薛光興。先利用流氓王廷德拉攏村公所通訊員，以此通訊員爲橋樑，收買薛光興。對薛說：「你能將我的地奪回來，讓你們種不用出租子。」王並把自己的三畝平地種上夜麥給了村公所，又讓給薛光興三畝地不出租，薛回家時送給馬蹄，王平喜又用他的兒媳勾引薛光興，薛思想腐化，以後，即甘心替地主效力，將張探生種的地奪回。自此王平英兇燄益高。到了村公所後，村公所給製爐點火如待貴客。他向薛提出：「張探生弟兄倫人，姦嫂和妹妹的作風不正，這村不能住。」薛就把張探生全家七口人趕出屯里村，移住王家溝。張沒地種又無法生活，乃向區分區農會和縣府中告，當時，縣府批給區上解決，區上不積極解決，又推給村公所。王此時也引上村公所通訊員來縣告張，張又再次中告，關縣長才親自給區上提出具體意見，讓澈底減租，區長才下去減了租，土地仍與給了張探生，但因未發動羣衆，問題仍未澈底解決。此次縣擴幹會上揭發出以後；大家對地主的陰謀詭計有了認識，熱烈展開討論。闞區長也檢討自己：官僚主義，以前對薛光興不了解，只聽他彙報，使羣衆吃了虧。沙麻溝指導員牛貴正也檢討到：他開始認爲：他們壞是他們的，我不做壞事就對了，不提意見，如今回想起來實在不對，認識了這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

臥羊村土地改革

兩天半就作完了

幹部包辦自私沒發動羣衆

（興縣訊）四區固賢行政村複查土地，發現臥羊村應分地的羣衆，不要地不安心生產。研究這個問題時，到該村做土地改革的幹部說：「沒有問題」，只責備羣衆落後，想要好地。後來經過詳細調查研究，發現該村土地改革幹部包辦，未發動羣衆，該村代表過有才談，土地改革只做了兩天半就做完了，分配土地未經羣衆討論，先由幹部們在一起分好，在羣衆大會上公佈一下就算了，羣衆感到不公道，提出意見。下鄉幹部就這樣說：「你們都謀好地，抓要，給政府，只好不要地。」羣衆無法，只好不要地。同時分地時，幹部自私。有兩眼窰，一眼好一眼壞，好的應該分給復員軍人，結果將好窰分給主任的侯媽（是個生活有辦法的寡婦），復員軍人不要那眼壞窰；農會幹事李來子，兩口人一個勞動力，分了二十九垧地、一眼好東窰，趙奴見四口人一個勞動力，只分了三十垧零一畝地、一眼不好的西窰。（張好嵐）

靜樂泊水村群衆

清算合作社貪污賬

前任村長等竊取羣衆鬥爭果實，精辦合作社掩飾貪污

（靜樂訊）泊水村羣衆清算本村合作社歷年來的貪污賬，獲得解決。四四年泊水自然村向敵僞閭長惡霸調三維等共算出貪污款八百卅餘元（白洋），當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應立即分給羣衆，解決生產中的困難；但村長袁在滿會同農會秘書李道德等私自商定貪污，袁某貪污了二百多元白洋，李某貪污了一百多元白洋。爲掩飾其貪污行爲，他們強迫羣衆用款子開合作社，羣衆不願意，袁在滿就給人戴帽子，說：「誰不願意就是破壞活動！」羣衆只得舉手讚成，當時合作社用了五個人，經理李福總是些貪污份子的一夥，李道德的三個兄弟逃避當兵也到了合作社。李道德當會計，跑外的是一個流氓，管賬的是一個舊政權財政局會計，老百姓叫他們做「吃國賦」。合作社主要做消費生意，賣價很貴，比如一盒洋火在縣東村同生合作社賣廿元，他們買回即賣五十元，布一尺八十元，他們賣一百二十元（爲了好報賬，他們燒了同生合作社的發條，私用肥兒刻的假同生合作社圖章蓋上）。他們甚至不允許別人打餅子賣，以便於自己高價賣餅子。後來合作社才被迫向生產方向發展，但是在開始協紡織，竟又剝削婦女勞動，如婦女紡下一兩線到東村能賣八十元，回來告婦女價是卅元，這幾個貪污份子在生活上更是大吃二喝，當時青黃不接，大部分老百姓餓的吃不上黑豆糠糊，他們幾個人每天最不好的半飯也是跌（雞）蛋（白麵）片兒湯。每天紙烟不離口，三五天用一塊肥皂，吃飽飯後無事串門子，最後把合作社全部資本花的一乾二淨。合作社的這些問題，羣衆曾經向區上提過兩次，但區上官僚主義作風，怪，不深入澈底解決，某些區幹部反而向羣衆潑了冷水。當時全村人起來控告村長在縣（以後撤了職）在會上還指實了羣衆；去冬採區長到該村進行土地改革，發現了此問題，但未深入了解，而且對這些貪污份子有遷就，因此只叫退出六十元白洋，未滿足羣衆的要求。最近區上組織了二十餘人的工作小組，到該村進行複查土地，首先開始逐戶的了解，每家一談起來，就是合作社的事情，於是了解了全部亂象，並開大會清算，羣衆對這幾個人的貪污行爲全談出來；共清算出白洋七百三十元，羣衆要他們全吐出來，李道德等無言可答，答應將錢全部退出。（馮靜鄉）

節約

△碛口貿易分公司及直屬儲蓄部、綫校、鹽稅共四個伙食單位，爲節約起見，現已取消小灶，三商店合併一伙食單位，可節省三個伙夫，每月可節省燒炭費二十二萬五千元。（武元杰）

△汾陽師訓班校部同志大家動手打柴、燒火、打飯，節省出一個通訊員。王寬、趙振貴等十二個學生，在節約運動中徵得家長同意，願意生活費由自給，以減輕人民負担。（談路）

△汾陽聯合完校楊校長，人們叫他「抽烟大王」，平均每日要抽兩盒紙烟，此次響應節約號召，已下決心不抽紙烟。事務長問他時，他說：「在節約支援前綫的號召下，良心上抽不進去了。」事務長感動的也再不抽紙烟了。

神池銀洞窯

得到土地後的婦女

做軍鞋又快又結實

（二分區訊）神池銀洞窯婦女，做軍鞋又好又快；得到區上的獎勵。該村一帶的習俗，正月裏除三五天外，都是「忌針」的，可是去年臘月底發下了軍鞋二十六雙後，該村婦女也不講究那些迷信了，就把其他活都放下，趕快的做，並比賽誰做的更好；正月初不到十五都做齊了，送到區上，沒一雙交不上。她們說：「過去年年初五忌針，怕『窮神』送不出去，結果是窮的再也沒有翻了身，現在得到土地，扎下了翻身的根子，再也不怕什麼窮神了。」有的婦女說：「做得結結實實的，讓前方戰士多穿幾天，多打死幾個頑固。」（陳平）

興市騾馬大會期間

抗烈屬受到招待

興縣市府與貿易總公司，在騾馬大會期間，特設烈抗屬貧苦農民招待所，五天內共招待過一百九十一人，每人每晚可節省一千元住店費；而且住房比一般客店暖適，事前貿易總公司專僱了兩個廚夫，燒暖五間大房。招待所的烈抗屬和貧苦羣衆無不稱讚。（明）

商訊

河曲二區沿河四個行政村有六百餘羣衆參加搗硫磺，兩個半月中出售硫磺十二萬餘斤，換回棉花一千一百斤和小米一千四百五十石；每人平均獲利兩石四斗一升，打下今年生產的鞏固基礎。（張俊信、萬天性）

軍政幹部學校

舉行民主大會

（本報訊）軍政幹部學校於二月三日開課後，爲了貫澈從實際提高到理論的教育方針，各隊首先舉行民主大會，校部各負責同志均親到各隊參加動員，並說明民主大會的意義，並着重解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經過校首長的誘導啓發及同學間熱烈醞釀，打破了部份同志的疑慮，如「說了不頂事」、「自己是黨級幹部，和班排長在一起說，怕影響威信」等。大會正式開始後，同學們即踴躍報名發言，如第三隊在前九天內發言者達五十五人。大家對領導作風，軍政民關係，供給衛生工作，俘虜政策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批評與反省，並提出了不少具體問題。現大會正在繼續進行中，個別單位已進入開論階段。

解放區——新中國的模型

——原蔣閻軍將校們的觀感

金水

最近記者在晉綏軍區招待處，數次會見自去年七月以來放下武器的部份蔣閻軍將校軍官，雖處在農村裏，但他們的住室卻剔得異常整潔，帶家眷過來的人，和他妻子住在一起，他們能和家人親友通信；每天可自由地在河邊、山頭上漫步，有時參觀集市，閱讀解放區或外邊出版的書報雜誌，自由發表意見。當記者初到那天，適逢他們開會討論蔣介石是否愛國的問題，他們引證「九一八」以來的許多歷史事實，爭論得很熱烈，最後一致結論是：「蔣介石並不愛中國，而愛他的東西洋爸爸。」蔣介石嫡系將官六十七旅副旅長陳成武少將（黃埔五期學生）也說：「我過去想蔣介石不抗日本侵略，是武器不好，國家不統一，今天認識到自己沒有民衆立場，完全是錯誤的。原來蔣介石是個內戰獨裁賣國者啊！」

人格受尊重，生活受優待

我問起他們到解放區後的生活時，前閻軍西南區總指揮楊澄源上將說：「人格受到尊重，生活受到優待，官兵放下武器，要回家或參加解放區工作，都由自己志願決定。」閻軍六十九師副師長[illegible]照明少將告訴我他剛放下武器時的情形：戰鬥正打得激烈時，一個八路軍戰士持槍衝到我面前，我當時想自己是個高級指揮官，一定活不了，或被侮辱，不禁恐懼，他問：「你是誰？」我答：「副師長。」他說：「你放下槍。」我把槍放下，他臉帶笑容說：「你現在解放了，不用怕。」從火綫到村裏，一路遇見八路軍的戰鬥員都熱情親切地安慰我，見到旅長指導員時，他們間寒問暖，問我丟掉什麼東西沒有。同我一起放下武器的軍官，沒有被蓋和日用品的和我一樣，馬上就發給一棉被、肥皂、牙刷、牙粉和紙烟，生活一直受到最好的待遇。他說：「好像一個人淹在水裏，被人救起了，給他好衣服穿，好飯菜吃，他一輩子也忘不了救命恩人的。」

解放區有無窮盡的巨大力量

他們對解放區後勤組織的健全，解放區軍民無窮盡的巨大力量，已給予強烈的印象。六十七旅參謀長王樹民說：「在貧困的山地，能在戰爭中建設到自給自足，軍民有吃有穿，實在不容易。」汾孝戰役放下武器的閻軍將校們：他們到解放區後認識一個真理：「八路軍爲什麼能打勝仗？主要原因是解放區實行民主與土地改革，軍民自覺自動團結參加戰鬥與生產建設，後方異常鞏固，八路軍能將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綫上。」他們在離石高家溝住窰一地主家裏，爭見土地改革後，地主生活仍然過得不壞，「證明外邊對解放區土地改革與清算的造謠汚衊，全是謊話。」閻軍三十四師副官處長楊倫元上校讚揚：「解放區是從古未有的好社會，新中國的模型。」

（下接三版）

抗議蔣政府法西斯暴行
北平學生將罷課遊行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蔣政府在平非法逮捕二千餘市民的法西斯暴行，已激起學生界的猛烈反抗。據美聯社北平二十七日電：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千餘人，號召舉行總罷課，並遊行示威，抗議同學被捕，要求保證同學今後的安全。同時，宣佈拒絕參加二十七日開始的學校考試。由於過去一週來廣泛逮捕所引起日益增長的憤慨，國立北京大學及中法大學已決定參加這一運動。清華某負責人語美聯社記者稱：歷史系二年級學生王星川（譯音）因被認爲有「嫌疑」被捕，十天後，已於昨日釋放。據稱：學生同意於同學釋放四十八小時後恢復考試，但仍堅持罷課，直至平市軍政當局保證學生安全及人民自由爲止。清華學生自治會稱：華北學院學生三人及中外出版社經理，均在最近的搜查中遭逮捕。

各地學生代表到達上海
籌組全國學生抗聯會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羅文匯報載：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正積極籌備中。平、津、京、杭各地學生抗聯代表已於十八日陸續抵滬，與滬學生抗聯取得聯系，籌備會總會決定設滬，並已分電滬、寧、蓉、渝、昆各地學生抗聯，派代表來滬共同籌備。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七日電引滬報消息稱：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籌備會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學生團體參加這一組織，以行動抗議美軍駐華，與美軍繼續以軍火供給蔣政府及錯誤的美國對華政策。宣言表示，堅信全國學生將參加鬥爭，並倡導「新的愛國運動」，以獲得中國的獨立。該宣言指出蔣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徵兵，廢除徵實。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渝訊：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上月二十七日招待各界，各界人士到百餘人。抗聯主任報告抗暴工作在進行後，並朱懋卿，雖在學校考試中，亦在積極進行。他說我們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也要求取消不平等的中美商約，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我們必須達到目的而後止。他沉痛指出，他們的工作，會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打擊、壓迫、分化，如南山中學竟開除該校參加此一運動之金智忠同學，他說：「我們愛國有什麼罪了，難道國是不應愛的嗎？」一說至此，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與會各界人士徐崇林、沈鈞予、崔國翰、吳宗鑑一致表示，決以全力支援學生愛國抗暴運動，並當場捐款數達五十九萬元。

楊尚昆同志發表談話
反對獨夫盜竊救濟品
要求將二億元救濟物資撥交解放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新華社記者頃就蔣介石政府要求將聯總救濟中國價值二萬萬元美金的工業農業物資換爲棉花小麥，以便在市場上出售謀利事，走訪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負責人楊尚昆氏，承楊氏發表談話如下：

蔣介石政府這一要求，實際上是企圖盜竊屬於中國人民的救濟物資，謀取高利，以挽救其日益崩潰的財政危機，堅和以進行內戰。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及解放區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政府這一無恥的企圖。

在中國解放區中，蒙受戰爭災難應當獲得救濟的人口，佔中國全部災難民四千二百萬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二千一百萬。在聯總運華善後救濟物資總額五億三千五百萬美金中，解放區受難人民應當獲得二分之一或至少五分之二，可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救濟工作，壟斷經濟物資，以救濟物資爲其一黨獨裁的政治武器，歧視解放區廣大受戰禍的人民的需要，因此，雖然聯總已運抵中國一百五十五萬餘噸救濟物資，但分配於解放區人民者卻不及百分之二。行總頂冒全中國災難人民的名義，盜竊了我們的食糧、衣服和其他救濟物資，來支持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早已爲鐵一般的事實所證明，糾正這種違反聯總基本條約精神的情勢，實行公平救濟，不加歧視的原則，就必須把現在僅餘的二萬萬元救濟物資，全數撥交解放區。我們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和權利，反對蔣介石政府調換棉花小麥的要求，並要求聯總當局拒絕蔣介石政府竊取解放區人民救濟物資的可恥計劃。聯總假若還沒有完全忘了自己的政策，能夠重視人民的需要，而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仰之不同，公平分配其救濟物資的話，聯總中央委員會就需立即否決蔣政府的要求，並將此二萬萬餘美元全數撥歸中國解放區的災難民，與本會代表協商，建立直接聯系，進行對解放區災難民的善後救濟工作。因爲經驗證明，國民黨一黨包辦的行總，是決不能負擔公平救濟任務的。

解放區所需之救濟物資，本會曾於本年一月向聯總中國分署提出了詳細的計劃，並詳列所需各項物資之比例。我們要求聯總批准本會所提之計劃，並立即施行。中國解放區人民需要救濟的主要是醫藥、農具及各種工具，蔣政府所要求的小麥、棉花，完全不是爲了人民的迫切需要，而是爲了統制者四大家族的利益，他們將用此項小麥與棉花，來謀取高利，去作內戰的戰費。

我們要求聯總立即採取措施，停止這一對中國人民不利的行爲，否則，順應蔣介石政府的要求，那就無異於聯總公開以救濟物資援助蔣介石進行內戰，全中國人民是會堅決反對的！

斥蔣記班子顛倒黑白
新華社記者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蔣記國防部發言人二十五日發表了無恥透頂的談話，昨日（二十六日）彭學沛又發表了荒謬絕倫的答記者問，新華社記者對此加以評論稱：

蔣記班子由頭目到嘍囉，俱是一派流氓手法，他們歷來否認的恰正就是事實上存在或正在成爲事實的，他們說要做的，恰正是他們所決不願做和決不會做的，而他們說不做的，恰正是他們所要做和已經做了的。一句話，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就是蔣介石一幫的宣傳規律。如所週知，蔣介石去年矢口否認蔣管區會有經濟恐慌，今年就來了大恐慌，明明是自己造成了經濟恐慌，卻要把責任推到中共身上。他滿口仁義道德、新生活，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是男盜女娼的贓官汚吏賊竊子。他自以爲是正統，應該傳之子孫，萬世勿替，但公正的美國人，就說他只「是個怪物」，是「驅使全國走向自殺制度的寄生蟲」（二月十九日紐約下午報）。這回魯南會戰，蔣家宣傳班子早就大吹大擂說，「陳毅部隊」被殲十六個旅七個縱隊，而這回「被殲」的，正是蔣記七個整師，李仙洲被生擒活捉。所以彭學沛出來否認魯南打了大敗仗，正是魯南實在打了大敗仗。蔣記國防部發言人「否認」向延安發動攻勢，就是如撒謊騙子蔣介石，一面裝出鬼臉邀請中共參加「改組政府」，一面頒發十二月卅日密令一樣，就是向陝甘寧邊區實在發動了攻勢。請看事實：當李仙洲下馬就擒前的一星期，胡宗南就出動了七個旅十三個團兵力，進攻邊區的關中分區，侵佔了馬欄，另由晉南抽調主力整編第一師等，西渡黃河。至於該國防部發言人胡說什麼「該方戰事已告一段落」，正說明蔣記強盜正在盤算如何重新佈置，妄想掩蓋其竄犯延安的瘋狂。自然，他們的如意算盤能否如願以償，李仙洲就是前車之鑑。蔣軍在任何卑污手段下侵佔的地區，解放區人民誓必收回，這絕非一句「告一段落」的荒唐文章所能了事。該國防部發言人又胡謅什麼「關中販毒」云云，這正是以販毒爲生的青紅幫小徒弟出身的蔣介石顛倒黑白的慣技，流氓手法，路人皆知，不値一笑。

反對新血賬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解放日報以「反對新血賬」爲題，發表社論稱：蔣介石爲了「解救」最近的財政金融恐慌採取的「緊急措施」，一是實行「國家」即四大家族戰時全面管制，二是求美國進一步的幫助，要求聯總將兩億美元的工業機械等救濟物資換爲棉花小麥，以便銷行黑市，充做內戰戰費。聯總認爲只要蔣政府能「保證其所得之棉花用於有此項需要之農民，而不任其流入黑市」，就可以「批准此項計劃」。社論指出：聯總宣佈的宗旨，是不問種族、政治信仰的差異，不加歧視地救濟各國的災難民，中國解放區因戰爭而受災難的人民，佔全國半數以上，但所得救濟物資只佔聯總運華物資的百分之二，而送給國民黨他區的則絕大部份落入四大家族之手，作內戰之用。蔣介石此次所謂購買棉麥計劃，如果聯總真個批准，流爲棉麥勢必流入黑市，擴大內戰財政的無底洞。社論於此回憶十四五年前的往事稱：當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已建立了僞滿，東北義勇軍在黑龍江陷入窮境的時候，蔣介石卻川全力進行內戰，美帝國主義便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給他以一千三百萬美元的所謂棉麥借款。一九三三年，日本攻陷了山海關，打進了熱河，當時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表宣言，號召「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但是蔣介石仍是放肆「剿共」，美帝國主義又在六月四日給蔣介石一筆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當時蔣介石也說這筆款項一定用於生產事業，但據美參院軍事調查委員會主席奈氏證明，這款項全部用作購買軍火和飛機。社論力稱：蔣介石今天又要來一個二萬萬「棉麥購買計劃」來「穩定經濟」了，中國人民決然沒有忘掉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要起來堅決反對蔣介石這一新的殺人買賣。同時警告美國當局：「二萬萬美元的幫助，對於蔣介石政府最多只能抵擋二十四天，是毫不頂事，但對於全中國人民，卻又將在舊冤之上滾上新仇。這將是一筆新的人民血賬，中國解放區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要求聯總拒絕蔣介石這一無理要求，並批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提出的計劃，將二萬萬美元的救濟物資全部撥歸解放區災難民應用，否則，中國人民將永遠認定聯總只是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殘殺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災難民的可恥工具。」

僅爲抵華物資百分之二
聯總救濟解放區物資

（新華社延安廿六日電）據上海合衆社報導：最近由煙台、石臼所撤回之聯總聯絡人員稱：聯總救濟解放區物資，僅爲抵華物資總數百分之二，運至山東解放區者僅爲運至山東省救濟物資總數的百分之十八，而山東國民黨區人口僅佔全省百分之五，然得物資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區極需農業機器，但所得者僅十八箱。該地醫院病床及外科器材極感缺乏，大部醫院無寒熱表或外科用的手術刀，某一醫院僅有日人留下的小刀一把，且因濫用過久，已無用處。

全國銀樓業代表
向蔣政府請願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據中央社南京訊：全國銀樓業聯合會、上海銀樓業及各業聯合會請願團代表廿餘人，廿七日由滬搭車抵京請願，要求蔣政府當局修改迫使銀樓金飾業破產的金飾處理辦法。

（上接第二版）

和民兵打仗，也是天天挨打

特別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是解放區民兵降敵與羣衆的空室清野。前閻軍六十九師等軍官們曾在南桑灣溜了一夜。他們說當天李錢打仗，二戰區長官部沖鋒槍隊中隊長劉季秀爲主力，不過半里路，就被民兵活捉了。他們和民兵打仗，實在感到頭痛，民兵是越打越多，還對數個那村數十個，小部隊被吃掉，大部隊他就跑光了，碰到一地，找不到吃和住，你一走開，民兵後面就打起來了。前四十六師二團團長魏卞臣上校說：「我們正規軍和民兵打仗，也是天天挨打，弄得疲勞要命。」這裏他們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傅軍一個副團長牛德修到後方，預先就準備好逃跑的便衣和路條，一晚到半夜，看到四處沒有崗哨，就集合同夥的十餘人逃跑，可是，第二天上午，就被民兵押送回來了。八路軍仍眞誠相待，他們說：「人民的敵人，要逃入解放區是困難的，放下武器的人來後，不經人民批准要逃走也不行，再不想逃跑了。」現在，牛德修已進軍官教導團學習。前閻軍朔縣愛鄉團團長梁深上校說：「八路軍是刻苦爲人，改造人的思想。」他以自身爲例：他在朔縣戰鬥中右腿受傷被俘了，八路軍戰士找担架抬他，請醫生給他醫治，從朔縣到興縣，給他吃白麵，照護担架的戰士吃小米，有時住在農村裏，沒有很多菜金，老百姓仍給白麵雞蛋吃。到後方醫院後，又患傷寒病，醫生護士夜以繼日的耐心護理，把他的病和傷口醫好了。他當時想：「世界上竟有不爲自己享樂，而願爲曾與他打過仗的人服務。」他現在了解，八路軍把他看作一個公民，慢慢改造他的思想。他說：「在解放區事實的教育，比讀二十年書也強。」

認清了蔣介石的眞面目

他們到解放區後看到了許多報導國民黨眞相的報紙，蔣介石是掛「三民主義」的招牌，幹賣國獨裁的勾當。王瑞民上校說：「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先引進日本，現在又引進美國帝國主義；民權主義是蹂躪人民基本自由和生命都無保證，民生主義是搞日搶掠，把救濟物資都被大官僚軍官貪污了。」他們已了解政協等協議不能實現，完全是蔣介石背棄信義，因此「領袖」的「尊嚴」與「威信」，在他們眼中已一錢不値，他們認爲，蔣介石總崩潰就要來臨了。

他們初認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大有不同之後，很多人深悔過去糊塗，閻軍中陽、石樓兩縣遊擊司令張居乾少將告訴我：他過去爲「氣節」，在中陽放下武器第一二天，曾想自殺，沒有實現的機會。他說：「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糊塗，爲蔣介石、閻錫山毀滅自己，自己對人民是罪惡，是一點「氣節」也沒有的。只要不爲賣國賊當奴才，爲人民服務，才是眞正的英雄氣慨！」

歸校返鄉的兩位同志

徐穎

在實驗學校學習的區村幹部，經過了幾個月的工作檢討，思想反省，都有很大的進步，當他們離校時，都誓言：回去後好好工作，為老百姓辦事。回到工作崗位上後，就都真實行着他們的誓言，現僅知道的兩位同志的材料，摘錄如下：

高五兒奪槍捉俘虜

陽曲某村民兵中隊長高五兒是個活潑、熱情、勇敢的好青年。在學校中，當檢討同志們討論加強對敵鬥爭時，他說：「我這次回去一定要加強對敵鬥爭，去奪敵人的槍械，還要收拾復仇隊。」當高五兒離校返鄉工作後，正遇我軍民學陽曲戰役，初四日的晚上，他自報奮勇為×部作嚮導，攻打水峪的閻軍。激夜的行軍後，拂曉消東的村落戰便開始了，高五兒緊貼在一戰士的後邊，他的雙眼盯着前面陣地中的閻軍，當我軍的炮彈「轟隆」的發出後，他看見閻軍的陣地昏亂了，煙霧迷漫中他猛撲了上去，一個閻軍倒地了，一枝嶄新的七九槍便握在他的手裏，頃刻槍上等兵頭章圖上受了傷的閻軍便作了他的俘虜。有了這枝七九槍和漂亮的美國子彈，高五兒可就滿意極了，他和常槍，和他的民兵弟兄們不分晝夜的活動在閻軍的據點附近，三天後一個星光明亮的夜裏，高五兒和他的民兵弟兄在離閻軍三里遠的××溝，又先後捉住了一個閻軍便衣和一個帶鎗的「復仇隊」。

張來全宣傳收大效

陽曲某村民兵小隊長張來全，過去作風不好，工作中常發脾氣，這一次學習後，回村工作態度轉變，見了人和氣謙虛。當時閻軍正向我區侵擾，他村的羣眾非常恐慌，「變天」思想十分嚴重，他回去後見人就說：「閻錫山是秋後的螞蚱，成不了事，八路軍力量大，早晚有辦法，閻錫山遲早不經收拾。」由於羣眾都覺得張來全轉變好了。所以羣眾很相信他。

某某村因受閻錫山的欺騙宣傳，一些人參加了「復仇隊」，張來全就跑到這些隊員的家屬家裏，大大宣傳我們的寬大政策，張三只婆姨被說得感動了，但心裏總有點不願信，張來全立即給他寫好了一張保證書，又寫好信，張三只婆姨拿着信把參加「復仇隊」的丈夫叫了回來，同樣辦法張有生的婆姨也把參加「復仇隊」的張有生叫了回來。村裏人喜歡的說：「張來全學習回來可變好了，工作也有辦法了。」

別人扶我一尺，我該扶別人尺五

——紀翻身農民劉亮——

任重禮

平魯縣乃河堡村莊，有個劉亮，他今年五十九歲，是一個樸實爽直的老漢。個子很高，有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長着半臉花白鬍子，說起話來，聲音響亮有勁。他一提到他的翻身故事，就快活的手舞足蹈。

舊社會長工還債

他自小就替地主當長工，飽受痛苦和辛苦，一直到三十二歲，家裏還是吃上頓沒下頓。南坪村有個叢民，是個有名的大壞人，他勾引劉亮押上賠錢的毛病。一輸了就到處借錢，自己又不識字，一次借了宗字娃十二塊錢，歸還時他上寫成了四十塊。從此他就常常受債主的逼迫和欺侮，在這承債務的壓迫下，他將三十二年受苦攢下的幾垧地，全部變賣了。還是還不清，怕人家逼，弄得改名換姓，替地主當長工，連自己的娃娃也不敢承認是他的兒子。然就是個好心人，日子雖然過的悽慘，卻絕不三心二意，夫婦共甘共苦，一家人從沒有拆散。但對於他的窮日子裏，多少增加些生氣。

新社會農民翻身

二十九年七月，他家裏窮得三天沒進一顆米。幸而農會給發了幾斤豌豆，才救了他的命。當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高指導員去訪問他，告訴了他政府減租減息的法令，他滿心的喜歡，因為幾年來他所付出的，早已超過了本錢的幾倍。幾天後，乃河堡二十多戶窮苦人，在他的領導下，進行消宣傳，開會和鬥爭，所有借契全部要了回來。為了紀念這件夢想不到的事，他那捲文契，至今還保留在身邊。

三十年春，他領開荒，每天五更就起來，進山砍柴，耕地，除了租地十五垧，還開了四畝墳地。秋收時他打了九石多糧，還有不少的山藥蛋。第二年，他買下兩半個牛，開荒落過，就趕着牛去地裏翻土。他樂得對老婆說：「風順啦，快受吧，越闊越有心勁啦！」

不忘恩，熱心擁軍

三十三年夏天，他又開了十幾垧荒地，收穫三十大石，冬天又買下了三十一垧，還娶了兩房媳婦。

特別令他興奮的，是被選為農會的委員。集公糧，做軍鞋，是他心裏緊記着的兩大任務。他常勸別人說：「兵無糧不能打仗，穿不上軍鞋，上不了火線。」對於自己的媳婦，更是再三囑咐：「做軍鞋，要結結實實，和性命有關，戰士們穿上鞋，要能爬幾個山頭不壞才行。」

他工作很緊張，常對人說：「我的精神是八路軍給鼓起來的！」村裏一些老鄉，因為怕出差不肯出腿，他獨自變了毛驢，綏東戰爭時，他曾一連出差了二十三天。

乃河堡最偏遠大路的村莊，因此軍隊過往頻繁。他除了招待過往軍人在家居住外，還將新蓋起的棚圈，騰了一間能睡二十多人的大炕，軍隊住宿在他家，常叮嚀說：「隊伍來了，要吃甚就給甚，要小心招待，千萬不要不高興，咱是為八路軍翻身的，軍隊要能安心打仗，咱才能安心過活。」

敦子歸隊

一天，他三兒害病回來了，病好後就逃避不肯歸隊，他一面教訓，一面安慰地說：「娃兒，好好去幹，咱要沒有八路軍，生活怎過得美？你要不去打頑固，誰該去呢？打垮了頑固軍，再回家，咱一定好好款待你。」孩子感動了，第二天一早就高高興興地回隊去了。

鼓勵大家都翻身

對於村裏貧苦農民，他常從出小米無條件地借給他們，有時還借出穀子。對於二流子，他一面供行勸說，一面又借給他們豌豆，讓他們磨豆腐生產。

他自己是抗屬，但他拒絕了優待，還給別的抗屬代耕。他心裏常常這樣想：我自己是吃過苦受過難的人，過去沒法兒翻身，現在，翻身了，也希望別人都能翻身。別人扶我一尺，我該扶別人一尺五才對。

雪地赶驢去勞軍

李株

呼呼的風吼沙沙的雪飄，
大路上狐雀無蹤人煙少。
衣白帽白鬍子白，
甚麼人趕毛驢走過來？
手拿着鞭兒他把驢吆，
鞍架上牛肚牛白豬肉膘。
相遇在一塊他把話問：
「同志，前村可有八路軍？」
「前村有咱八路軍，
不知你問的那一部份？」
「我問的××團三營第八連，
十班的同志全都認識咱。」
看神情聽話我明白了：
老人家要去慰勞。
「前村就住的××團，
老人家出門怎不看天？」
「同志，到窑房避避你聽我講，
提起這事來說不完：
「家住三區沙崗村，
三輩子都是受苦人，
「租種張廣財三十垧地，
新租舊債陣利錢利，
「無冬無夏受個鈎，
整年整月衣食愁。
「四零年建立起新政權，
咱受苦人翹起來把租減。
「張廣財一腳踏進門裏來，
拔腿當長工背糧牛口袋。
「「咱們的事兒商商量量罷，
沒吃沒穿不讓你爲難，
「「銀來的不正不長遠，
八路軍在山西不出二年。」
「牛口袋跟食放在跟前，
甜言蜜語哄的我心歡。
「人家開會我躲着遠，
人家減租唯我沒減。
「慢是那無冬無夏受個鈎，
慣是那整年整月衣食愁！
「四三年我村住下八連，
隊伍幫窮開生產。
「看見我沒吃沒穿沒把身翻，
同志們問長問短問根源，
「我老漢人老心死轉不開，
滿肚苦情沒敢吐出來，
「同志們張家搞了李家出，
知道是牛口袋糧食把我哄住。
「指導員一夜沒睡覺，
心上的疙瘩可給解開了：
「說甚麼吃穿不讓我爲難，
年節下孩兒們沒口要子饞。
「大雪紛飛臘月天，
父子們前吊羊皮後擔糧。
「六月裏老天不給落雨水，
父子們站在地畔抹眼淚。
「年年打下那金黃穀，
年年地主收進倉。
「辛苦着春來秋還瘦秋，
受到甚時才是盡頭？
「說甚麼爲人要把良心講，
地主們才是黑心腸！
「一口氣減回租銀整六石，
除吃買地三垧半。
「十班的同志住在咱家，
口糧都好全都幫助咱，
「打柴挑水帶磨麵，
實打實受把工變，
「人說軍民好比一家人，
我說咱軍民比一家親！
「去年隊伍下山反攻，
十二垧陽坡地留給我種，
「窮的我老漢心裏開了花，
留給我留下兩個小豬娃。
「隊伍下山看看一年半，
白日黑夜我把親人盼。
「大前日二小子支差轉回村，
說是前村的隊伍有熟人。
「恨不得一步跨上前，
恨不得立刻見上同志面。
「殺了公雞留下母雞，
三十斤麥子一夜磨起。
「聽說是豬肉只有四十斤，
千里的鵝毛表表咱的心。
「路程沒跑三天整，
備上毛驢就起程。
「要告訴同志們光景過的好：
我老漢早把身翻了，
「前年隊伍下山反攻，
我給隊伍看守好收成，
「今年的穀穀黃滿山，
富富餘餘吃到明年，
「豬娃長大早賣了，
買個毛驢新喂掛槽。
「不是共產黨和八路軍，
千年的窮苦怎會斷根？
「打上燈籠去尋找，
我不到隊伍哪比八路好！」
腳落在雪上咯吱吱響，
老人家的話兒印在我心上。
雪蓋住山來又蓋住村，
蓋不住老人愛軍的心。
拉話拉得怪親熱，
掏出煙來我們對個火。
呼呼的風吼沙沙的雪飄，
「嘟啾！」一聲他又走了。

四七、一、十八於水頭鎮。

血海深仇

——目擊閻頑軍強姦女孩記——

孫穆

一天下午，我們和王區長，及四個民兵悄悄地走進了高白村郊，我們隱蔽在茁密的果樹叢裏，分散着躲在樹叢的墳堆後面。天空飄着幾朵白雲，遠方樹尖飄繞着淡淡的烟霧，村裏常常傳來幾聲槍聲。

砲樓高地，一個哨兵在徘徊，掛着刺刀。「老韓：你看那邊是什麼？」區長低了嗓子說了一聲。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三個人影在追逐，前面奔跑的是一個小女孩，她手裏像是提着什麼東西，後面二個士兵拿着槍在追趕。突然一聲慘叫「媽媽！救命！」我緊握着槍，瞄準野獸們打了兩發子彈。在遙遠的那邊也回了兩槍，一切又歸沉寂。

第二天清晨，我又飛向山頂，眺望高白村郊。我希望能夠再看到那個小女孩，使我放心：她是安然無恙。但是，什麼也沒看見。

下午有人從高白村來，我急着問他昨天所發生的事。他說：「那十五歲的三姣，被閻錫山的「忠貞隊」的一個上士和中士強姦斃命了。」接着他又告訴我們：「昨天黃昏，三姣從姊姊家回來，走到村外，碰見了兩個杏咱的閻頑軍，將她追逐到牆角，兩個傢伙就輪流強姦，她叫了一聲，那野獸們就把她口給蒙住了。後來聽說有八路軍放了兩槍，兩個頑軍就慌忙逃走了。臨走時狗急的心裏氣狠，照準她下部打了兩槍，孩子當時就氣絕了。今天早上才發覺屍體，血淋淋的，真慘極！」

王區長憤怒地叫起來：「強盜，比強盜還沒人性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替三姣復仇！」

「是的，我們要從被閻軍、蔣軍、爭軍侮辱的姊妹們報仇，要拯救呻吟在蔣管區在苦難的人民！」